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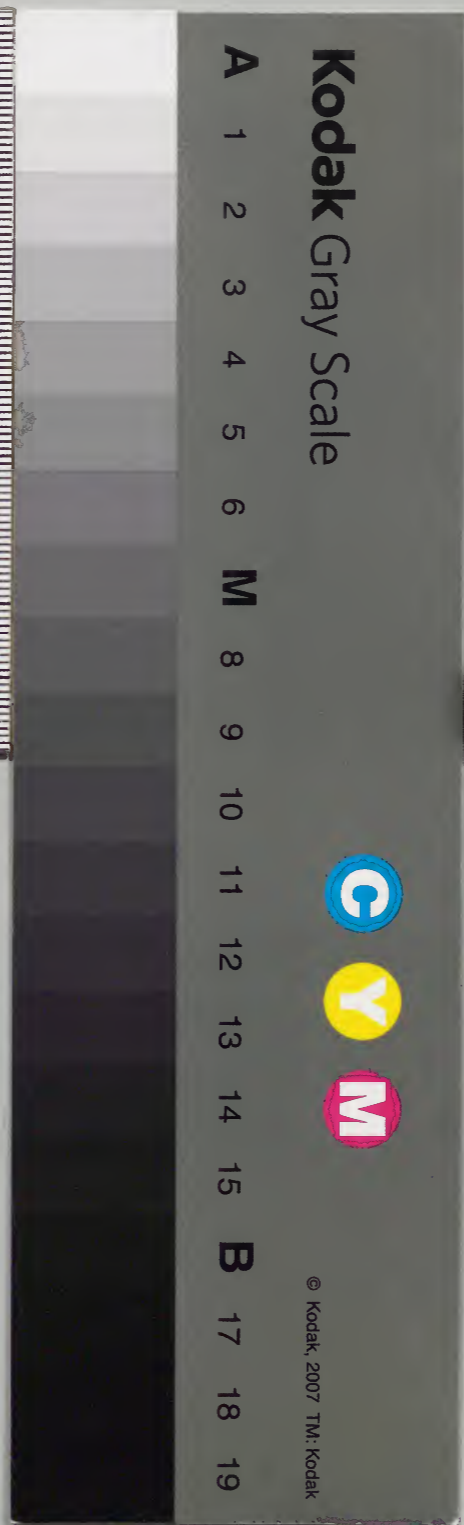
三十七之九
外書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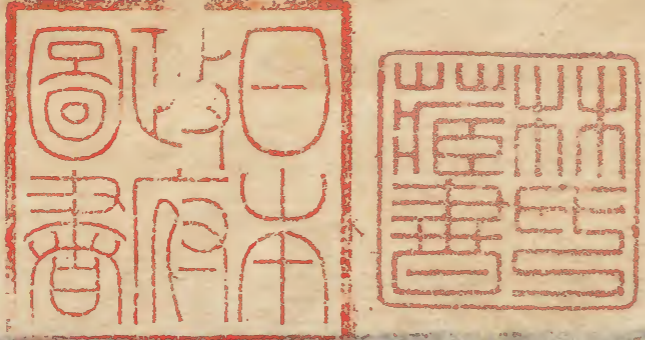
十一

漢書門				
二五〇六	五三	二四六	二四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五〇六	二四六	二九	函
類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11)	
函號	298	145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一

外書第十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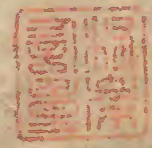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斃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一



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

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

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

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

地脉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即甘

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

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脉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崗改葬只是臺中人為之要得自振其

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

其事雖未必然然据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下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

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
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
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
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
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
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
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

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
太位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
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
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
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
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生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
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
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
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
象疑有誤字
觀大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
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
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
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
以入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
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置題壁間

先生曰毋書其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閭人遊
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置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閭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
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
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
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
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
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瘦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

水例皆重濁至有水澗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癯治
乏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
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
人折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
者以傳世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
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
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湏是反逆
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
乃知飲酒湏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
山蓋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
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
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
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
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
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益
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

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

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

而殺人之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筭之量有鐘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

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

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

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

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

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

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

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

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于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及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

不一要之其姓蕃衍世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
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
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
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
州北望有系林村蓋湯自為犧牲處湯十一遷所
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

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恥今學佛者
反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
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
氏以死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
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為其罪

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
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
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
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
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
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
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
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
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
何不下

太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
便是這本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八 外書第十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

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簽判一日差王其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息字之誤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

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

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揚中立問四象子言

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

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
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入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畱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

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
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其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
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
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則視之
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
之間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酒室所聞云田
夫釋未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
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
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
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

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
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
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
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
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

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

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

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

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

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

來餽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

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

有朝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

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

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

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
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人頤曰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歎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眾聽尹焞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

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
崇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

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顛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

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

亦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

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

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

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

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無一作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

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

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

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

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

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氏而卒歌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

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

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曰二蘇悵然而反曰麀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詭伊

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

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吕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

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亾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

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酒識此氣

象此一段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

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

徒或云建中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

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

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

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

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焯既還

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俎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

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

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

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

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

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

亦藉外養也

問踧踏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

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踏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

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

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

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亾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

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

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

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

步武

范温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

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

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

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破愚伊川曰是起筆

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

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

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

以其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

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

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閔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

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

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予臨事時余樂坐而處其非君子之言
予言其非君子之言也然天資自是
心之四端又出於天性之理也
之六曰此言其理也夫其理也
近問其子曰對曰問曰其理也
林 此言其理也夫其理也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九 中八外書第廿五

明俊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
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
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
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
初程伯淳入臺為襄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
向火伯淳為予言



右二事見王氏塵史

王侍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
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
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
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
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

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

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
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

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
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
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史
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
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

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

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

宗年六十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

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

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

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

小臣坐殿上違成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

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

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

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

青幕障口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 范祖禹字醇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

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

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為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朱光庭字公棧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畱守韓康公之子

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諸官顯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
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
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入沮與程君議雱
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
行矣荆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
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
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
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
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
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
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
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
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
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
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

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
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
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
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
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
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
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

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
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
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
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
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
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

邵伯溫字子文
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
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
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欲乎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頃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

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宮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卽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

高妙處莊周氣象人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
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
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
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
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
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
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
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
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方至多
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

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其

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入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墳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入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方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

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惻然有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

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爾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二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

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

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

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

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及必差惟堯夫不

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湏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湏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其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斲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

明道在穎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

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顛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

楊時字中立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卜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

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亾飽食逸居有禮
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
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
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
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
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彙錄揚公之子迴所記

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
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王
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
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
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
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

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穎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

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才着物便搖動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為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此此言
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焯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

顯道良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

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

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

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桀紂

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

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

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閉眼卽是病王屈服

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

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

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

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

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

更喜懼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

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
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
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
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
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
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
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

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
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

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

先生在洛中
常裹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

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
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

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大處休子更無

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
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
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
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
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着某親作竟不以劉
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

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
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
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
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
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
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
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
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
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
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
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
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
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
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明

道伊川常嘆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
箇着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
中字着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
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
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
又曰着心只那着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
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
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
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

次年獲國學解

二和生書 卷之三十九 外傳 十九 三百十五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且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瀆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

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已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永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

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
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
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
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

溫州鮑若雨商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
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
何先生曰賢慈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
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
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

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
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
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
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
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
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輩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
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
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
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

也因其朕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侯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櫟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

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丙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

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
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
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
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
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
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
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
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
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
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
焯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
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一公若彥明則某所
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
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
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掃灑得潔
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

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

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

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

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

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

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

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

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

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

窮竟又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

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

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

二程全書 卷之二十九 外書 二十四
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
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
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三子尋常見處
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
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
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
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
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
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
于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
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
忒大然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
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
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
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
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
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

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及正也魏徵只

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

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

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

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

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

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

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

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

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待門

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

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

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

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

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

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

入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入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隨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

程全書卷之二十九
先生曰其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
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嘆美曰近日學者何嘗
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
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緩之
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
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
因待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
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
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
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
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
乎爲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其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

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

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

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

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

第定夫字誤當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

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

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

不須況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

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

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

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

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

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祕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其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堅中字景實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

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見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謬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謬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

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請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遂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惶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

怨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

看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

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

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

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

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却只問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

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

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
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
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
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
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
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
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
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

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賄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
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晁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
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
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
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
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
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
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

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

欲人同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

也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

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

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

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

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 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

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

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

舟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震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

正記為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

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

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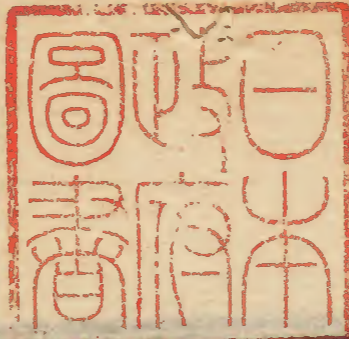
右二專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
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
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
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
居舍人屢侍講席觀其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
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
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
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
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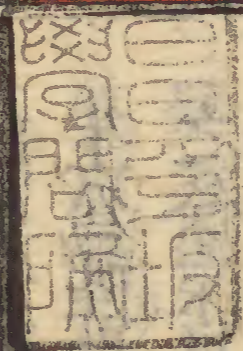
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
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
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
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
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
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
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
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

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評說然
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



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
 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
 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
 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微納忠之
 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
 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此書... 卷之三十一... 日南書局... 疏... 悔之者也

